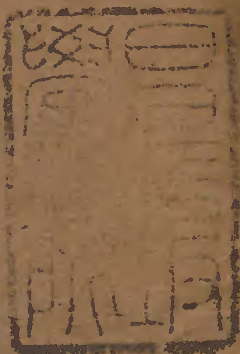


成案所見集

廿六之六



		九	漢
	二	書	門
四	八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九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49
冊數	48 (16)
函號	295 104



聞人喊姦捕獲令人毆打後下手人擬絞令毆
人照原謀擬流

刑部

題據吉林將軍咨達蘇冲阿等打死張喜一

案緣蘇冲阿係廂黃旂野布冲額佐領下甲長輪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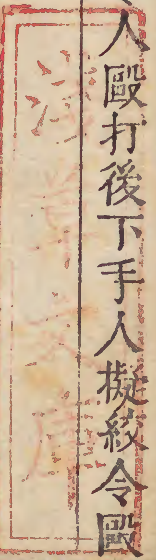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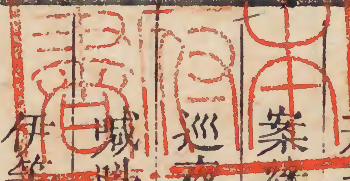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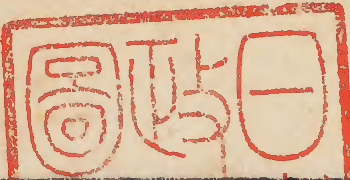
巡夜帶領閑散達成等巡至四更忽聽閑散青山家

喊叫救人蘇冲阿等俱至青山家門首見有一人將

伊等推開跑出被達成將伊臂膊拉住摔倒蘇冲阿

等一同按捺點燈照看係青山家雇工張喜詢問青

山之妻告以張喜進伊室內按捺欲行強姦蘇冲阿



令花沙布往告屯目觀林觀林令雇工金八回告伊等看守明日再辦蘇冲阿遂令達成等毆打金八亦用木棍毆傷張喜臀腿等處張喜詈罵金八又用鉄鎗木棍毆傷張喜臀腿等處因鎗桿折斷金八掉轉鎗頭毆其左右臂膊經蘇冲阿止住看守時張喜將繩扭開跑走蘇冲阿令金八等赶上扭住張喜髮辮踢其腎囊隨將張喜帶往頭目觀林家張喜傷重不能行走旋卽殞命將蘇冲阿依威力主使人拷打致死律絞候金八依爲從擬流等因咨部經臣部以此

案據稱張喜因欲強姦青山之妻被巡夜之蘇冲阿等聽聞往捕將張喜拿獲蘇冲阿不待送官究治倡言理應毆打致令達成花沙布等執持木棍將張喜毆傷而最後之金八踢傷其腎囊殞命如果衆証明確是張喜圖姦入室原係有罪之人蘇冲阿巡夜往捕共毆致斃與威力主使人拷打者不同如強姦之事並無確証出自蘇冲阿等一面之詞亦不得聽憑該犯狡供捏飾事關縲首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確訊詳釋律文另行妥擬咨覆到日再議等因咨

所見集 卷二十六
駁去後續據該將軍將金八依共毆人致死律絞候
蘇冲阿依原謀律擬流等因咨部臣部于乾隆二十
五年五月內議覆奉
旨金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鎗頭戮傷部改刃傷杖徒

刑部會看得詔安民林湊戮傷張異身死一案據福
撫定 疏稱林湊與張異同鄉居住素無仇隙林湊
與張異田畝毗連張田在上林田在下乾隆二十七
年八月二十晚林湊與弟林坤各帶竹柄鉄頭鎗往
巡地爪在田邊經過見張異田中水滿與林坤用鉄
鎗頭掘放張異田水流入已田適張異同弟張馨各
帶鋤頭巡田撞見彼此爭較張異舉鋤欲毆林湊林
湊用鎗抵格戮傷張異心坎倒地張馨趕毆林坤被

林坤用鉄鎗頭戳傷左腿張馨受傷奔回告知伊叔
 張珍往扶張異回家詎張異傷重殞命審認不諱將
 林湊依律擬絞監候林坤擬笞具題應如所題林湊
 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
 擬絞監候再該撫疏稱林坤合依他物毆人成傷律
 笞四十等語查林坤執持鉄鎗頭戳傷張馨左腿係
 金刃重傷律應擬徒今該撫將林坤依他物毆人成
 傷律擬笞與例不符應將林坤改依刃傷人者杖八
 十徒二年律杖八十徒二年乾隆二十八年 月

日奉

旨林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被趕失跌身死兇犯比律擬流

乾隆二十九年刑部議覆福撫定 咨稱劉九經追
趕黃上義失跌受傷身死一案劉九經與黃上義各
廠居住素無嫌隙緣黃上義籍隸上杭至永安幫同
黃日福雇工黃上義族兄黃進德曾欠劉九經錢四
千文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劉九經挑篋裝
籌順赴黃進德廠內取討欠錢適魏文有亦欲尋黃
進德取討肉錢因黃進德賣籌未回劉九經遂同魏
文有走回行至黃日福廠邊劉九經疑黃進德在黃

日福廠內邀同魏文有進廠查問維時黃日福往山
挖蕨黃上義亦經外出黃日福之妻陳氏答以黃進
德未來劉九經見黃日福廠內之貓認係伊廠所養
欲行拿回陳氏以此貓係黃進德賠還適手中持刀
刮芋帶刀向前阻止聲言將貓宰殺大家俱無劉九
經將刀奪過斥其白日持刀殺人欲投人與伊夫理
論卽携猫刀而出魏文有代爲挑簍走至廠後劉九
經將猫裝入簍內菜刀插在簍邊魏文有先行劉九
經挑簍在后比黃上義回家陳氏告知前情托其取
回菜刀黃上義當卽往趕詭喚劉九經回廠吃飯
上義走至見刀插在簍邊卽拔刀奔走從竹林由小
徑而逃劉九經放下箒簍持扁挑喊追黃上義跑走
失足跌落山下被石墊傷左脇左胯并樹枝掛傷腮
腴咽喉等處仍爬起奔走劉九經追至劉升鳳廠前
黃上義業已走遠劉升鳳詢知情由遂卽勸回劉九
經與魏文有各散詎黃上義行至芹菜垸不能走動
遇見劉三兒代爲背回至晚黃日福回廠用姜湯灌
救黃上義告以向趕劉九經取刀被劉九經追趕致

跌受傷至十一日殞命查黃上義拔刀奔走劉九經
追趕尙未追及並無推毆情事黃上義卽從小徑奔
走失跌致傷越日身死實與因毆致斃及因推致跌
者有間若照鬪殺律擬絞似屬情輕法重例載律無
正條者應比照某律加減一等劉九經應比照鬪毆
殺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十兩
給付屍親收領黃陳氏令黃上義趕取菜刀肇衅應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婦人照律收贖魏文有勸阻
不及應照不應輕律笞四十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可
也

父子共毆人致死父先毆有骨斷重傷畏罪自
縊子擬絞候比照原謀監斃聲請減流

刑部會看得吳奉儀隨同伊父吳上書共毆胡大定
身死一案據貴撫方疏稱緣吳上書胡大定等均
住東門屯屯外小灣後有荒坡一坐坡中古墳三塚
其下卽吳上書家園地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初間胡
大定赴墳前隙地開挖播蒞吳上書以此土係伊園
地相近卽指坡上之墳爲祖墓上前攔阻口角而散
七月二十七日胡大定同弟胡大周胡大朝趁場買

油偕鄰人田奉儀轉回值吳上書之子吳奉儀與叔
吳上芝吳上紀亦自塲歸回至青龍山下適遇吳上
書攜帶鎌刀鋤頭往田放水言及開土之事彼此爭
罵各欲逞毆胡大定正在抽取扁挑吳上書先用鋤
頭刃砍傷胡大定右臑肋骨斷倒地斥罵吳上書喝
令子弟向前帮毆吳上芝用根連毆胡大定手腕吳
上紀用棍毆傷右臑肋胡大定仍罵不休吳上書復
用鎌刀背擊其額角額門等處胡大定愈加辱罵吳
奉儀亦用扁担連毆胡大定頂心左右皮破骨損以

致胡大定傷重立時殞命嗣吳上書聞胡大定身死
悔懼交加遂于次早投繯自盡均報經會定縣驗審
據供前情不諱查此案已死胡大定雖先被吳上書
毆傷臑肋額門額角及吳上芝吳上紀毆傷手腕臑
肋猶能詈罵迨吳奉儀最後下手用扁担連毆致命
頂心二傷立即殞命自應以吳奉儀當其重罪吳奉
儀依例擬絞監後聲請可否減流吳上芝等擬以杖
笞具題除原謀應流之吳上書畏罪自縊不議外應
如該撫所題吳奉儀合依共毆人傷皆致命當時身

死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例應擬絞監候但該撫
疏稱起意喝打之原謀吳上書係吳奉儀之父先用
鋤刃砍傷胡大定賺肋骨斷並用鎌背擊傷胡大定
顛門額角亦有致命重傷於胡大定死後畏罪自縊
已屬死于非命與解審病故者無異可否將下手之
吳奉儀照例減等相應聲明等語查例載共毆下手
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
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
減等擬流等語今吳奉儀共毆胡大定致死係伊父
吳上書先將胡大定毆有重傷復喝令吳奉儀幫毆
是吳上書實屬原謀罪應擬流旣因畏罪自縊身死
一命已有一抵與監斃及解審中途病故者無異可
否將擬以絞候之吳奉儀照下手之人減等擬流例
減等擬流請

旨定奪倘蒙

俞允臣部行文該撫將吳奉儀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
折責四十板仍照例在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二十兩
給付屍親收領該撫旣稱吳上芝吳上紀毆傷胡大

定手腕脚脉等處均合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照例先行發落所爭小灣後山山土查訊兩造均無憑據且歷係無主荒山應照官荒歸公仍飭該縣勒石永禁毋許屯民混行爭佔應取具吳奉儀胡大周等不敢妄佔甘結備案以杜爭端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查案犯並未患病合併聲明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奉旨吳奉儀從寬免死減等發落餘依議

非應補人疑賊毆死改依鬪殺

刑部議覆湖撫鄂題崔榮崇毆傷張友成身死一案查崔榮崇與張友成素不相識有雷廷選因已故大功兄之妾蔡氏會托鄔蘭英為媒改嫁適張友成代伊戚陳宏先訪親住宿鄔蘭英家鄔蘭英即向述知張友成轉告陳宏先相約雷廷選議定財禮經石青和代寫婚書因雷廷選尚未向蔡氏言明張友成亦未交財禮迨雷廷選令石青和李光先通知陳宏先接親石青和等誤以搶親轉告詎雷廷選前抵蔡

氏家適值蔡氏患病未及通言先自歸家張友成同
陳宏先候至半夜無信前往蔡氏家探聽行至徐馬
氏屋側致驚犬吠適崔榮崇攜帶木棍由田內放水
回至山坡聽聞喝問張友成等心驚不應轉身跑走
崔榮崇疑爲賊匪趕及順用木棍毆傷張友成右肱
肘左手腕并左脊脊傷重殞命審認不諱將崔榮崇
擬絞雷廷選等擬杖具題查張友成聽信石青和等
誤傳搶親前往接應雖屬有罪之人但崔榮崇並無
應捕之責其於昏夜疑賊毆傷致斃自應以鬪殺定
擬崔榮崇不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
應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雷廷選不向蔡氏說
明卽令昏夜往接致釀人命陳宏先前往接應希圖
幫搶釀成事端卹蘭英混行作媒均應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石青和李光先飭緝獲日另結乾隆三十年
月、日奉

旨崔榮崇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先係和姦後因欲嫁緘死依故殺斬候見証捏
稱縊死杖徒典史先驗不實降調

刑部題會看得范如運因姦緘死龔顧氏一案據蘇
撫明 疏稱緣范如運係龔希載出戶之僕龔顧氏
係龔希載無服姪媳顧氏夫故之後范如運與顧氏
調戲成姦顧氏會與范如運訂約久長不另嫁人後
顧氏因家貧意欲另嫁范如運聞知盤問顧氏顧氏
亦以實告范如運復欲與顧氏姦宿顧氏堅執不允
並稱若在此胡纏卽欲聲喊范如運因顧氏無情一

時氣忿頓起殺機身靠床沿卽將手內搭膊套於顧氏頸內纏繞兩匝雙手用力收緘顧氏掙扎轉身頭撞床柱致傷偏左額角范如運用力狠緘顧氏旋即殞命顧氏夫弟龔三元聞知往看見顧氏已被緘死慮及報官恐致著緝拖累卽捏稱自縊稟報該縣鄧培蔣辦差公出經典史盧宇訊係縊死取結具詳比顧氏次子龔二觀聞知母死歸家向龔三元詢知被人緘死報縣獲犯審供不諱將范如運擬斬監候龔三元擬徒具題應如所題范如運合依改殺律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龔三元比照証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到官在

恩旨以前龔三元徒罪減爲杖一百再不能審出實情之前任南滙縣革職典史盧宇應照例降一級調用係無級可降之員應行革職註冊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旨范如運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全草失手兜傷身死比照鬪殺減等杖流

乾隆三十一年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稱長洲縣朱
林失手全傷周天生身死一案緣朱林與周天生之
父周俊臣比鄰素好乾隆三十年四月初十日朱林
手持鉄鎗在己屋地下翻全草根適周俊臣幼子周
天生年甫七齡跑至朱林地內拾草朱林正在舉鎗
全下見周天生跑至卽喝走開不期周天生向鎗下
鑽過朱林全下勢重收手不及以致鎗齒兜傷周天
生頂心血流暈倒比有鄰婦唐馬氏自警報知周俊

臣趕至將子抱回旋卽殞命縣訊不諱將朱林合依
過失殺人者准鬪殺收贖律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
給付被殺之家營葬等因本部查此案朱林在地持
鎗翻全草根適幼孩周天生跑至拾草該犯喝令走
開周天生反向朱林鎗下鑽過該犯收手不及以致
鎗齒兜傷周天生頂心身死等語是朱林舉鎗之時
已見周天生在地拾草喝令走開何至收手不及兜
傷殞命與過失殺律內所載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
到之意迥不相符不便以過失殺率覆應令該撫拆
行妥擬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咨稱查朱林
旣未與周天生有相爭情形亦無與他有爭鬪之事
且以持鎗工作以致兜傷身死更與以堪殺人之事
爲戲因而殺人者不同若竟以鬪殺論問擬絞抵亦
覺情輕法重將朱林比照鬪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應如所咨完結可也

昏夜互疑爲賊毆傷致死比照捕役拿賊與賊
格鬪誤殺無干之人照過失殺追埋

乾隆三十一年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稱江陰縣民
薛象文疑賊毆傷薛興祚身死一案緣薛象文係薛
興祚無服族兄鄰居素好薛象文開張麵店每晚更
餘關店歸家必由薛興祚門首經過乾隆三十年六
月十九晚風雷交作薛興祚堂嫂陳氏聞屋上磚响
疑有賊匪喊知薛興祚開門出視適薛象文自店携
帶扁担而歸誠恐遇雨急走歸家將門掩上正欲進

內點燈開門維時薛興祚疑係賊人隨後追趕見其
走至薛象文門首復疑為賊匪躲入卽推門追進薛
象文聽聞推門聲响卽行詢問是誰薛興祚未及回
答薛象文亦疑為賊隨卽轉身以手中扁担打去致
傷薛興祚顛門薛興祚聲喊倒地薛象文點火照看
始知誤毆薛興祚而薛興祚之妻薛夏氏在家因夫
未回令薛興祚之堂叔薛朝升往尋見薛興祚倒地
喊痛問明情由通知屍妻至彼查看將薛興祚扶至
薛象文床上睡卧薛象文正欲延醫診視詎於次日

殞命審供不諱查薛象文薛興祚於昏暗之間兩人
互疑為賊一追一毆並無爭鬪情形故未便以鬪殺
同論而薛興祚因見有人走至薛象文家意圖追獲
推門而進以致薛象文聞响疑賊黑暗中持担毆打
適傷致斃又與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者
不同唯是薛象文聞响詢問不應疑賊向毆初不意
推門之薛興祚亦係趕賊而來實屬耳目思慮所不
及薛象文應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而誤殺無干
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追埋葬銀十二兩四錢二

分給付屍屬領埋應如所擬完結可也

兩人互扭旁人勸推跌倒致被膝傷致死以勸
推之人擬抵部駁仍照原擬

刑部會看得江陰縣王富郎與蔡品爭扭被王物寶
推跌致傷蔡品身死一案先據蘇撫明疏稱緣王
物寶係蔡品表弟素無嫌隙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
四日王富郎在洪永功門內為洪永功幼女剃頭時
陶長郎亦挑剃頭担經過見而歇下適蔡品與王物
寶走至卽糾合跌錢旋有陸大宗踵至亦與同跌蔡
品因輸王富郎錢三文不給致相爭詈蔡品卽抓破

王富郎右腮腴王富郎亦抓傷蔡品右領頰互相扭結王物寶勸解不開惟恐伊等將門撞倒恐洪永功歸家理論欲行推出戶外隨在王富郎背後一推其時王富郎與蔡品對面互扭站立不穩蔡品爲門檻所絆仰跌檻外擦傷左右肋王富郎亦仰跌蔡品身上以致右膝抵傷蔡品臍肚下詎蔡品傷重殞命將王物寶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王富郎等擬杖具題臣等查王富郎與蔡品因跌錢爭角彼此俱經抓傷互扭被推同跌倒地王富郎膝抵蔡品身死王富郎與蔡品始終毆扭並未釋手王物寶係蔡品表弟若經袒護幫毆則以之擬抵尙屬情理茲該撫旣稱王物寶扯勸不開恐其撞壞洪永功之門欲行推出是王物寶並非在場幫毆之人卽王富郎之抵由於王物寶之推以爲原始之論而王物寶之推則實由於王富郎蔡品之鬪尤非王物寶肇起事端乃置始終毆扭抵斃人命之王富郎於不問而將在旁推勸之王物寶擬以絞候於情法未爲允協應令該撫核明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查王富郎還

抓蔡品額頰僅破浮皮嗣雖互相扭結並未動手毆打其膝抵之傷由於王物寶推跌當王富郎蔡品扭結之時王物寶雖勸解不開在場尙有陶長郎等不難喚同拉勸且洪永功之門撞破與否亦與王物寶無涉乃勸解不開卽用力往外向推以致蔡品王富郎齊跌倒地膝抵致傷身死則蔡品之死實緣王物寶推跌所致是王物寶卽屬下手傷重之人自應以王物寶當其重罪仍以王物寶照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王富郎仍照餘人律擬杖應如該撫所題王物寶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王富郎起鬪爭扭致被推跌照餘人律杖一百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王物寶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烏鎗致傷兩姨表弟因母已改嫁應同凡論

刑部議覆河撫阿 題王建立烏鎗打傷張關生身

死一案緣張關生係王建立兩姨表弟乾隆十三年

九月初十日張關生之母張張氏曾向王建立之母

王張氏借銀五兩立有借契歲給麥九斗嗣因王張

氏改嫁張張氏每年惟做給王建立布鞋二對以抵

稞麥三十一年九月王建立攜帶烏鎗赴地打雁順

往張氏家索鞋吵鬧張關生因王建立頂撞伊母斥

責其非且欲撲毆經張張氏喝止王建立卽持烏鎗

火香而出張闕生尾追混罵王建立恐其趕毆轉身
舉鎗意圖嚇退將手一脫火香落於火門鎗傷張關
生左脇殞命審認不諱將王建立依故殺外姻總麻
卑幼律擬絞具題查例載烏鎗傷人致死者以故殺
論又律載外姻總麻尊長毆卑幼至死者絞不言故
殺者亦止於絞又例載於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
生母黨屬仍照服制定議外其餘均同凡論各等語
今王建立本係張闕生總麻表兄但伊母既經改嫁
則嫁母之父母尚無服制其餘黨屬有犯自當以凡
論定擬王建立因索欠爭角輒用烏鎗嚇唬致傷張
闕生左脇立時殞命該撫仍將王建立依故殺外姻
總麻卑幼僅擬絞候與例未符題駁去後今據該撫
將王建立改擬斬候具題應如所題王建立合依烏
鎗傷人至死者以故殺論例擬斬監候乾隆三十二
年 月 日奉

旨王建立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將遇路之人疑竊毆死改照誣指良民拷打致
死例首絞從軍

刑部會看得龔會等疑賊毆傷袁全身死一案據蘇
撫明 疏稱緣袁全於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黎明挑蒜赴市路由龔會場上經過被犬追吠龔會
先會失竊車軸留心防範是早聽聞犬吠心疑有賊
聲喊捉拿伊弟龔受聞喊先起攜帶鋤頭出視見有
一人挑物望東而走當卽追至沈元田畔喝問不應
舉起鋤頭毆打袁全右臂膊袁全將蒜畝下龔受又

以鋤頭連毆袁全右膝龔會隨後趕至見全袁之蒜
誤認行竊伊弟之物用言斥詰袁全聲言不應冤伊
做賊卽行混罵龔會取過龔受所執鋤頭用鋤腦連
毆袁全右臙胛袁全奪鋤龔會又用鋤口連毆袁全
右臙胛骨斷倒地延至二十六日殞命審供不諱將
龔會依共毆人致死例擬絞監候龔受依餘人律擬
杖具題查例載將良民誣指爲盜捉拿拷打除實犯
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等語今此案龔
會因先會被竊留心防賊聽聞犬吠疑賊喊捉伊弟
龔受出見袁全挑物而走喝問不應遂用鋤追打後
龔會趕至疑其所挑大蒜係行竊伊弟之物輒用鋤
連毆斃命其間並無鬪毆情形不應如所題龔會依
共毆人致死例擬絞龔受依餘人律擬杖應將龔會
改照誣指良民拷打致死例擬絞監候龔受應照例
發邊衛充軍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龔會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共毆致死三人宛手擬抵用擔傷人之犯部毆
不應重杖加枷號一月

刑部議覆湖南撫方 題龔長貴等戮傷傅榮清等
身死一案緣龔長貴與傅榮清等各有祖遺柴山界
址毗連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傅榮清等往山
割草見龔姓山柴茂盛隨往越砍適龔長貴等撞遇
將傅榮清等鐮刀扁担奪去二十日傅榮清同傅榮
佐傅榮賜傅大忠傅華榮傅德生往討適傅敖賢上
山挑草便路同行共至龔姓村外喊叫索還刀仗龔

姓不理傅榮清卽用松刀將龔姓村外小松砍倒兩
株傅敖賢亦用木担擡石龔長貴龔連生龔桃子龔
光儒龔顯及龔光球龔除仔龔顯宗望見樹被砍倒
各帶耙棍攔阻傅榮清卽執松刀向砍龔長貴用棍
格開順勢打傷傅榮清顛門傅榮清復舉刀向砍龔
長貴用棍一格彼此刀棍俱落在地龔長貴先拾松
刀跑走傅榮清亦拾木棍趕打龔長貴用刀抵格戳
傷傅榮清右乳倒地適傅汝賢傅才純見鬪趨勸龔
連生用耙毆傷傅才純顛門傅才純逃逸龔連生又

見伊弟龔光禮被傅榮賜拳打上前救護用耙打傷
傅榮賜腦後倒地龔挑子被傅厥賢舉扁担向毆隨
用木耙向毆致傷傅厥賢頂心偏右龔挑子持耙奔
走傅厥賢持担從左向打龔挑子從右向打中傷傅
厥賢腦後倒地維時龔顯及用担毆傷傅榮佐顛門
偏左龔光儒用担毆傷傅汝賢頂心右顛門左傅大
憲用担毆傷龔顯宗鼻梁傅德生用担毆傷龔除仔
顛門傅榮清當卽身死傅榮賜於是夜殞命傅敖賢
於十四日身死屢審不諱將龔長貴龔連生龔挑子

俱依律擬絞龔顯及等擬笞具題應如所題毆傷傅榮清身死之龔長貴毆傷傅榮賜身死之龔連生毆傷傅敖賢身死之龔挑子均合依聞毆殺人律擬絞監候該撫疏稱龔顯及龔光儒傅華榮傅大忠傅德生俱合依他物毆人成傷律笞四十傅榮佐傅德生俱照不應輕律笞四十等語查此案雖起衅於傅姓而龔姓族人既已奪取刀仗迨傅姓向索輒又羣集多人肆行毆打連斃傅姓三命情殊兇悍龔顯及龔光儒用担毆傷傅榮佐傅汝賢該撫僅照他物毆人成傷律定擬殊屬輕縱應府龔顯及龔光儒改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餘俱如所題元結

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龔長貴龔連生龔挑子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命

王

犯人翻供以致屍遭蒸檢不應聲請立決

刑部會看得張其翎毆跌賈王氏身死一案據甄督
楊 疏稱緣張其翎向同賈奉武佃種地畝乾隆三
十二年十一月張其翎繼母司氏見賈奉武之妻李
氏穿衣單薄將所質棉袄當票給與贖回當經李氏
贖出拆取棉花絮衣穿用將衣片藏放箱內三十
年正月初一日賈奉武瞥見詢悉情由因張其翎素
與繼母不和恐肇事端即於初三日令妻將衣片
還經其翎之兄張其翅問明給還當價而散未幾張

其翎回家見而查問張其翅告知前情張其翎噴其將衣拆毀隨持衣片往詢賈奉武理論因賈奉武外出不遇卽疑賈奉武在家躲避手推賈奉武屋門詈罵遣賈奉武之母王氏聽聞還罵張其翎掌批王氏左腮脰傷及耳根以致賈王氏失跌鍋臺墊傷右後肋詎王氏傷重越日殞命該犯審擬解府圖卸重罪翻供不認委員會審而該犯仍堅供不認開棺檢驗實係真傷將張其翎擬絞監候聲明請

旨卽行正法具題應如所題張其翎合依聞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該督請將該犯張其翎卽行正法以昭炯戒等語查該犯將伊母司氏給與賈李氏之衣往問索還事屬違犯教令罪不至於立正典刑至其翻供狡展以致屍遭蒸檢固屬兇詐可惡但似此情節較重之案臣部向來統歸秋審時畫一辦理若竟于聞毆殺絞罪上加以卽行正法設遇不法重犯反致罪無可加於審慎刑獄之道殊屬未協應將該督聲請卽行正法之處毋庸議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 奉

所見集 卷三十六
旨張其翎依議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賊毆打平人落河淹死量減滿流

刑剖議覆蘇撫明 咨稱南匯縣民沈榮補疑賊誤毆梅培觀落水溺死一案緣沈榮補與梅培觀住居鄰村素好無嫌沈榮補耕種稻田坐落東岸卽於河邊設車戽水田旁搭有草棚偕同伊堂弟沈小京觀住宿看守梅培觀自幼繼與張永茂之母爲繼子張永茂與蔡忝補合夥開張麵店蓄有牛隻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蔡忝補因日間天雨未經碎草喂牛黃昏雨止喚同梅培觀搖駕小船前赴沈榮補

田之兩岸咋草貯放船內正欲搖回因河身窄狹轉入東岸蘆葦船頭適撞沈榮補水車沈榮補聞聲驚起疑係賊竊水車卽持扁担趕至河邊喊捉適梅培觀站立船頭欲推開船隻沈榮補見有人影出自蘆葦誤認爲賊卽用扁担毆打適傷梅培觀額顛站立不住跌入河內連船覆溺蔡忝補一並落河旋卽扒赴西岸見東岸站有人影卽叫喚梅培觀同回沈榮補聞聲始知係蔡忝補因聞西岸蘆葦聲嚮疑係梅培觀已先扒出卽以梅培觀回去之語回答蔡忝補急欲查問梅培觀下落不及與沈榮補理論隨卽回店查看不見又至張永茂家喊問未回并將碎草被毆落水情形向張永茂說知仍趕至河邊喊救沈榮補聽聞卽赴河撈獲梅培觀喚同蔡忝補扛抬上岸梅培觀業已溺死驗審不諱將沈榮補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誤殺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追埋葬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屍屬領埋等因經本部查核案情梅培觀等暮夜行舟誤撞水車原與夜入人家形似竊賊者不同沈榮補持担喊捉旣經

見有人影自必見有水車現存未被竊去何以尙疑
爲賊不行再問卽將梅培觀毆打落河實非耳目所
不及思慮所不到自難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誤
殺無干之條且與蔡忝補叫喚梅培觀時該犯已知
誤毆卽應及早撈救乃謂因聞西岸蘆葦聲嚮疑已
出水遽以梅培觀先回之語向蔡忝補捏答亦屬疑
竇該撫遽將沈榮補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誤殺
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定擬殊未允協應令
再行妥擬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查該犯看
車之棚搭在河邊河係斷港向無舟楫往來夜深人
靜驚聞車响起而前提驀見蘆葦人影只知爲賊倉
猝毆打不暇他計實無口角爭鬪別情現有梅培觀
同船之蔡忝補質供聽聞捉賊之語究與鬪殺之律
似稍有間將沈榮補照鬪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應如所咨完結可也

乾隆三十四年

糾眾共毆後下手傷重擬絞原謀杖流

刑部會看得陸廣學等共毆余美身死一案據蘇撫
彰 疏稱緣余美之妻陸氏係陸廣學之堂姑常被
余美打罵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陸氏庶母陳
氏爲子完姻令陸廣士往接陸氏陸氏告知被夫打
罵難以行走陳氏聞言哭泣被伊族姪孫陸二毛聞
知詢悉前情陸二毛氣忿不平欲糾族人向理卽於
是晚糾約陸八又於次早復邀陸廣學同往走至余
美莊上塲邊望見余美在門外種蒜陸二毛等因慮

若到余美家理論當著陸氏面不好說話遂令陸廣
學將余美喚至問其因何屢次毆妻余美不服出言
斥罵回身欲走陸二毛氣忿拾义毆其左腿肚余美
益肆辱罵陸八被罵不甘奪义連毆余美左右胳膊
右臂膊左肩甲右腿左腿肚等處麥义毆折復用义
柄戳傷余美左腿余美蹲下指罵陸廣學氣忿掌批
余美右腮余美用手架格欲行立起還毆陸廣學
復用左手按住余美脊背用右拳毆傷余美左後肋
右後脇移時殞命審供不諱將陸廣學擬絞陸二毛
等擬杖具題應如所題陸廣學合依共毆人致死以
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監候再疏稱陸二毛陸八均
合依餘人律杖一百等語查陸二毛因余美屢毆陸
氏該犯心懷不平糾同陸廣學等將余美毆傷致斃
雖據該犯供稱僅往理論並未謀毆但該犯欲使余
美恐懼後來不敢打妻其非僅往理論情甚顯然且
該犯恐余美倔强糾人同往一見余美輒行亂毆其
爲同謀共毆更無疑義陸二毛應改依原謀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餘應如所題完結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陸廣學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打牛誤傷人辜限外餘限內身死免抵減等

刑部會看得田繼成毆牛誤傷田王氏辜限外身死

一案先據蘇撫彰咨稱田繼成係田王氏無服族

姪田王氏夫亡無子向與嫡孀田惲氏同居相依因

田惲氏之子田繼方物故立田繼成之弟田繼福為

子田王氏心懷憎惡遂分居另爨乾隆三十二年九

月二十四日田王氏借備牛犁至田惲氏分授祖遺

田內奪耕田惲氏見而攔阻兩相爭鬧田惲氏將犁

頭打傷田王氏左肱肘田王氏仍在田耕種田惲氏

命

奪牛其時田繼成在附近田內工作憚氏喊同相幫
田繼成走至見牛被奪顛撞慮恐傷人隨取田邊鉄
鋤在牛後橫打牛腿一下牛復跳舉鋤又打牛脚
不意牛卽向前奔脫收手不及誤打田王氏右腋肋
延至辜限外殞命審供不諱將田繼成照過失殺絞
罪收贖咨部經臣部以田繼成先見田王氏田憚氏
奪牛爭鬧又見田王氏在牛之西田憚氏在牛之東
已非耳目所不及乃該犯拾取鉄鋤從牛後橫打牛
腿致傷田王氏右腋肋骨斷手勢自東向西正當牛
後脚踢之時豈不慮傷及牛前站立之人且該犯係
田憚氏繼子田繼福之胞兄聞喊趨至拾鋤連打田
王氏之牛其左袒之意更屬顯然破骨限外身死自
有定例遽以過失殺律問擬殊未允協應令妥擬到
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將田繼成依律擬絞監
候並聲明限外身死照例奏請

定奪應如所題田繼成合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
律擬絞監候查田繼成於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
四日誤傷田王氏右腋肋骨斷延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因傷殞命係在保辜正限五十日外二十日之內
與奏請

定奪之例相符應照例聲明恭候

欽定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田繼成誤傷田王氏至保辜限外身死著從寬免死照
例減等發落

釁起戲拉已有爭鬪情形應照鬪殺擬絞

刑部會看得宋興甫與李亞俗戲奪燈籠致李亞俗
撲跌斃傷身死一案先據浙撫熊 咨稱緣宋興甫
在伊姊夫宋義源漁舡帮工李亞俗在宋禮和舡上
帮工捕漁回歸兩舡同泊起更時候宋興甫點燈開
舖李亞俗過舡戲耍奪取燈籠往後艖而走宋興甫
拉往李亞俗左手欲令轉身不期李亞俗腳踏舡內
竹棍一溜撲跌宋興甫放手不及隨勢跌壓李亞俗
背上致李亞俗斃傷左肋左脇併扭傷左肱左脛



肘左肩甲因傷殞命 審供不諱將宋興甫合依過失
 殺人律收贖咨部經 臣部查此案原驗屍格李亞俗
 肩甲肱等處色俱青腫係宋興甫扭拉致傷雖衅
 起戲拉已有爭鬪情形該撫遽將宋興甫依過失殺
 人律擬請收贖與例不符應令再行妥擬到日再議
 咨駁去後今據該撫永 將宋興甫合依鬪毆殺人
 律擬絞監候應如所題宋興甫合依鬪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宋興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催夫毆傷保正跳河淹死顯有藉差逞兇致死

情事不便擬以鬪殺

刑部會看得劉繼成毆傷全超跳河淹死一案據直
 督楊 疏稱緣劉繼成充當快役與保正全超素無
 嫌隙乾隆三十三年七月間河水漲漫前縣令親詣
 搶築全家灣堤岸當差書役李寬劉繼成前往附近
 村庄僱夫防險初八日劉繼成赴全超家令其僱夫
 十名全超應允至初九日劉繼成因各處之夫俱抵
 工所惟全超應僱之天一名未至向其索夫全超以

村人現在收割莊稼無人充夫之言答覆劉繼成詈罵全超回詈劉繼成拾取柳枝毆傷全超肩甲胎膊等處全超族兄全紹見而拉勸全超乘空逃逸跳入河內全紹追至用扁担引救全超拉住担頭欲行上岸劉繼成離河尚遠未見全超業已拉住担頭疑其站立河難著水嚇唬隨拾土塊向擲冀其上岸全超受驚鬆手溜入深水淹斃將劉繼成依鬪殺律擬絞具題查此案劉繼成毆傷全超跳河又復拾土向擲致令淹死之處細核案情當劉繼成僱夫之時全超以村民現在收割回覆並非無故抗拒劉繼成輒行詈罵向毆致傷多處全超並未還毆迨全紹見而拉勸自應彼此解釋全超何至畏懼跳入河內及全紹趕援該差劉繼成不惟不幫同撈救反拾土塊向擲以致全超受驚鬆手溜入深水流斃其中顯有藉差逞兇有心致死情事今依鬪毆殺人律定擬率多牽混應令再行妥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借銀不遂將人毆死應照圖財害命斬決

刑部會看得陳十一圖財毆死陳萬托一案先據湖

撫方 疏稱緣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午後

陳萬托之兄陳萬中挑米赴劉鑑一舖內交納劉鑑

一量收清楚陳萬托聲言兌銀後欲往姊夫家探望

陳萬中急圖回家暮米先歸行至南河港見陳十一

負秤前走遂與同行陳十一詢問來由陳萬中具述

其事陳十一因歲底乏用卽告知欲向伊借銀陳萬

中覆以不能借給而去陳十一隨進陳代明舖內吃

烟適陳萬托經過隨向陳萬托告貨復因纏借不休
互相詈罵陳萬托用扁担欲毆陳十一卽用所携秤
錘毆傷陳萬托左眼角眼胞陳萬托抵頭向撞陳十
一捩住陳萬托髮辮用秤錘毆傷陳萬托頂心及偏
左二處陳萬托推跌陳十一倒地覆壓身上陳十一
將身滾壓陳萬托脊背用秤錘毆傷陳萬托腦後左
右並髮辮三處旋卽殞命陳十一驚惧欲逸因憶陳
萬托帶有銀兩卽於陳萬托身邊摸獲銀一包而回
驗訊不諱查陳十一因向借貸不允致相爭鬧毆傷

斃命取其身邊銀兩初無圖財害命有心致死情事
自應仍照鬪殺本律科斷將陳十一依律擬絞具題
經臣部查審斷命案仍照本律科斷者必共初並非
因財起意殺人遇見財物因而取者方可援引此例
今此案陳十一先因途遇陳萬中詢知伊弟陳萬托
身帶米銀故意逗遛中途等候迨遇見陳萬托卽隨
往無人處所疊毆斃命取銀而逸則於逗遛等候之
際早已爲財起見且閱初供屍兄陳萬中並克首陳
十一俱並無有等候借銀之語迨覆訊時始有此供

其中顯有捏飾再查原驗鉄器七傷俱係致命若衅起鬪毆會被推跌豈有兩人互毆而克犯獨無一傷之理且陳萬托既已立時毆斃猶不卽驚慌逃竄細摸屍身取銀而逸種種情節事前先知有銀與殺人後偶見財物之例迥不相符該撫遽以審無謀命情事照鬪殺律問擬碍難率覆應令再行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陳十一改依圖財害命律擬斬立決應如所題陳十一合依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擬斬立決例擬斬立決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陳十一卽處斬餘依議

刑部會看得
殿姪誤傷旁人致死應照誤殺擬絞
刑部會看得
盛京刑部侍郎朝
等咨稱緣
三升
佟二小
罵佟二小
放手中小刀
萬舉隨用手
尤三左肋
命訊供不諱
將佟萬舉照
過失殺

殿姪誤傷旁人致死應照誤殺擬絞

刑部會看得佟萬舉戮傷尤三身死一案先據

盛京刑部侍郎朝 等咨稱緣佟萬舉許借尤三穀種
三升尤三往取適佟萬舉執刀穿靴鞣耳繩令伊姪
佟二小量取借給尤三佟二小不肯佟萬舉隨即責
罵佟二小出言頂撞佟萬舉氣忿立起欲行責打忘
放手中小刀尤三上前按住佟萬舉兩肩甲攔勸佟
萬舉隨用手將尤三往後一推不意手中小刀戮傷
尤三左肋次日殞命訊供不諱將佟萬舉照過失殺

刑部會看得
盛京刑部侍郎朝
等咨稱緣
三升
佟二小
罵佟二小
放手中小刀
萬舉隨用手
尤三左肋
命訊供不諱
將佟萬舉照
過失殺

人律收贖等因咨部當經臣部查過失殺人者必實
係目耳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方可准鬪殺律收贖若
因鬪毆而誤殺旁人者仍以鬪殺論律義分晰甚明
此案佟萬舉固未與尤三爭角亦並無戳死尤三之
心但手中有刀向推戳斃難言耳目所不及思慮所
不到未便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侍郎再行妥擬到
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侍郎等將佟萬舉擬絞具
題應如所題佟萬舉合依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
監候佟二小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杖一百乾隆三十

四年 月 日

旨佟萬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竊賊挾嫌主使殺人部改斬候聽從下手之犯
發附近充軍

刑部會看得陽穀縣馮見白主使劉五等扎傷張印
身死一案據東撫富 疏稱緣馮見白與張印籍隸
壽張本無仇隙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五日馮見白
赴裴城寺趕集途遇素識之東昌府人吳二各道貧
難馮見白知崔麟趾家裕起意行竊吳二允從卽於
是夜二更餘時同夥二人齊抵事主門首踰牆進院
挖孔入室竊得衣服等物回至馮見白家收藏初八



日馮見白携贓赴當爲張印窺見馮見白吳二蔣當
錢俵分崔麟趾報縣因與張印同窓交好適張印之
兄張君重赴崔麟趾家探望崔麟趾訴知被竊情由
洩其訪查張君重歸告張印張印聲言會見馮見白
持衣質當遂同赴典查係被竊原贓轉告崔麟趾同
往認明崔麟趾指名控縣差拿馮見白聞風逃逸止
將當贓起獲傳主具領馮見白會在河南西華縣覓
工與貨郎趙會吉熟識十二月初一日馮見白在鄆
城縣劉家口會上撞遇趙會吉詢知生理折本囑尋
投向是晚偕至馮見白家中沽酒共飲又有范縣劉
五亦與馮見白相識是因索欠路過該庄時已薄暮
前赴馮見白家借宿馮見白留住同酌酒罄出沽適
遇張印與李成甫推車趕集而歸在張五魁舖內坐
歇馮見白觸起前嫌思欲毆打因手上生瘡不便舉
動回向趙會吉劉五聲言遇伊仇人糾約帮毆洩忿
趙會吉劉五詢悉前由未允馮見白卽以日後被獲
供扳之語恐嚇趙會吉劉五無奈允從馮見白分給
鉄鎗各一桿引領同行追至馬家莊廟後張印推車

前行李成甫跟隨馮見白先向張印喝罵叱令趙會吉等動手趙會吉持鎗扎傷張印右腿肚張印棄車轉身趙會吉復扎其右臙肋張印自向前蹉李成甫將趙會吉扯住劉五上前鎗扎張印左腿右臙肋倒地馮見白等奔回逃逸李成甫將張印背負回家行至陽穀縣郭家庄傷重殞命審供不諱將馮見白依律擬絞監候劉五等擬以流杖具題查馮見白係行竊脫逃經官緝拿之犯嗣該犯在劉家口遇見張印反敢挾告知事主之嫌輒逼令劉五趙會吉將張印用鉄鎗扎傷身死實屬兇惡該撫將馮見白照依威力使主人毆打致死擬絞尙覺情重法輕應改爲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劉五趙會吉聽從賊匪馮見白用鉄鎗將張印連扎致斃亦屬強橫劉五趙會吉均應照兇徒執持兇器傷人例發近邊充軍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馮見白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工人疑賊誤砍工主身死依共毆人致死絞候
刑部會看得泰安縣彭之名等疑賊誤砍張允燮身
死一案先據東撫富 疏稱緣彭之名係張允燮雇
工並無文契與張允燮素無嫌隙乾隆三十三年六
月初六夜張允燮獨睡樓上有賊爬牆上樓張允燮
驚覺起捕潛逃初七日彭之名在張允燮家傭工張
允燮之父張立慮賊復來隨約彭之名併張允燮張
國忠張知命張國烈幫同防夜均各允從先後赴張
立家共宿三層樓上張允燮彭之名睡卧西間張允

耀張國忠張知命睡卧中間張國烈睡卧東間張立
自睡二層樓上是晚天大風雨二更時分張允燮聽
聞响動一面喊賊一向開西間樓窓蹲於窓臺向外
瞭望彭之名聞聲接喊携刀起視見西窓已開並有
人影蹲踞疑係賊人即用刀砍傷其左後肋張允燮
負痛聲喊其時張允耀張知命張國烈先已聽聞喊
賊正在執刀趕至樓內人聲樓板樓內風聲一時响
聲嘈雜彭之名不能聽出張允燮聲音又復用刀砍
傷其偏右張允燮仰跌進樓不能言語彭之名上疑

賊拒捕砍傷張允燮右脇張允耀張國忠接踵
趕上均疑是賊張允耀用刀砍傷其右肩甲張國忠
用刀砍傷其左肩甲張立聞聲持燈往視始知伊子
被砍彭之名等各將刀擄棄愧恨疑賊誤砍訴知張
立等嗣張允燮甦醒張立趕至樓上詢問張允燮亦
將伊蹲立窓臺瞭望彭之名疑賊誤砍情由述知伊
父伊已昏暈詎張允燮傷重次早殞命審供不諱查
此案張允耀張國忠砍傷張允燮左右肩甲傷非致
命惟彭之名砍傷張允燮致命偏右傷深至骨自應

以彭之名當其重罪將彭之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
殺例擬絞監候張允耀等擬杖具題臣部以此案彭
之名等因幫同張允燮防賊張允燮於是晚二更聽
聞風雨聲响一面喊賊一面開窓踴躍向外瞭望彭
之名見有人影卽以爲賊用刀叠砍致斃細核案情
彭之名係張允燮家雇工是夜又與張允燮同房睡
宿旣因張允燮喊賊起捕何反將張允燮誤砍卽或
黑暗忙促未暇致辨迨張允燮被砍喊痛張允耀等
隔房睡卧尙能聽聞彭之名近在身傍豈有因風雨
嘈雜反謗爲未經聽出之理至彭之名所砍致命傷
右一傷張允燮卽仰跌進樓不能言語又焉能拒捕
何以彭之名尙疑其拒捕復行向砍且此後又經叠
受傷重因何尙能甦醒向父張立述知誤砍情由種
種情節均屬可疑卽彭之名疑賊有因而張允燮並
非賊犯該撫遽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問擬亦未允
協應令該撫再行研鞫確情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
後今據該撫查彭之名爲張允燮雇工毫無毗睚之
怨張允耀等又係張允燮有服親屬共宿一樓係三

問通連未隔協同防夜斷無平空混砍之理其為疑
賊誤砍無疑又彭之名將張允燮砍傷偏右翻跌入
樓在張允燮雖已受傷深重而彭之名等尙疑係賊
亦不知傷痕深淺惟恐賊人起身拒捕因而各以刀
砍情亦可信又據屍父張立供稱張允燮受傷本係
昏暈但非當時身死實係甦醒之後向逃誤砍情由
查張立與張允燮情關父子若有起衅別情焉肯扶
同捏飾所供自非虛假將彭之名改照共毆人致死
律擬絞監候張允燮等照原議擬杖具題應如所題
彭之名應照共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該撫前疏內
稱張允燮刃傷總麻服兄律應加等但犯時不知應
同凡論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張國忠刃傷小功服弟
應依聽從尊長毆卑幼折傷以上本法照餘人律減
二等杖八十均應如所題完結乾隆三十四年
月。日奉

旨彭之名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因姦故殺二命並非一家請卽正法

刑部議覆蘇撫薩 題通州民殷八髻子與李嚴氏
通姦因氏被搶持刀戳死李公寶錢四二命一案緣
殷八髻子與李嚴氏隣近居住通姦情密乾隆三十
四年八月內李嚴氏之夫李元方病故遺有子女殷
八髻子常與李嚴氏家姦宿醜聲外揚比有李嚴氏
故夫堂弟李公寶李之義等住居隔遠聞知李嚴氏
孀居不謹于十一月初一日同至李嚴氏家相商接
回同居否則擇人改嫁李嚴氏不允李公寶等曾言

另日再接而回追殷八髻子至李巖氏家氏以李公寶等接伊同居并另改嫁之情告知囑候李公寶等再來接時令其勸阻殷八髻子應允十八晚李之義同李鶴相錢四至李巖氏家強欲接回李巖氏不允時已初更李公寶等即強拉李巖氏而走李巖氏同子李大叫喊救命殷八髻子聞聲攜帶防夜木柄長刀趕出見人拉氏前行忿其強接不能姦宿頓起殺機追近李公寶身後用刀戳傷李公寶右臂倒地李鶴相李之義放手避開錢四又上前拉扯李巖氏復喊殷八髻子迎面戮傷錢四上唇勿錢四轉身欲走殷八髻子復用刀戳傷錢四脊脊跌地殷八髻子令李大扶母回家自亦持刀而歸詎李公寶錢四傷重移時殞命報州驗訊不諱查該犯致死二命並非一家應從一科斷殷八髻子除與李巖氏通姦輕罪不議外合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刺字李巖氏擬以枷杖具題查例載故殺人者斬監候等語今殷八髻子與李巖氏通姦情密因李公寶等欲行接回該犯忿其不能常相姦宿頓起殺機用刀戳傷李公寶錢四身

死雖非一家但因姦故殺二命情罪較重應請

旨卽行正法以儆淫惡該督旣稱嚴氏訊止約令勸阻並
無預謀致死情事合依軍民相姦例枷杖處如所題

完結乾隆三十五年 月 日奉

旨殷八髻子著卽處斬餘依議

共毆人致死餘人刃傷部改徒罪

刑部會看得樂安縣王法孔等砍扎王有成身死一
案據東撫富 疏稱緣王法孔與王太昌均係王有
成無服族弟同庄居住素無嫌隙乾隆三十四年八
月三十日王有成幼子王小義年甫十一在王太昌
門首頑耍因王太昌家犬吠王小義拾磚撩打經太
昌斥詈王小義歸告伊父王有成王有成不甘前赴
王太昌門首理論嚷罵適王法孔攜帶翻餅銖簽自
坡挖掘蘿蔔而歸路過查問王太昌告知情由王法

孔理斥王有成不應護子王有成詈其多事王法孔
回詈王有成卽拾磚打傷王法孔顙門王法孔亦用
鉄簽毆傷王有成左腮腴王太昌慮及王法孔受虧
見伊祖母手持菜刀在於門首砍削秫稽將刀奪過
自後砍傷王有成髮際王有成轉身抵敵王太昌又
連砍其額顙門王有成將刀格落王太昌趨避王
法孔亦轉身欲回王有成追毆王法孔用鉄簽向後
一扎希圖嚇退扎傷王有成臍肚倒地移時殞命訊
供不諱將王法孔依律擬絞監候王太昌擬杖具題

應如該撫所題王法孔合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
傷重者絞律擬絞監候再疏稱王昌太合依餘人律
杖一百王小義打狗被罵歸告伊父致肇衅端亦有
不合但年止十一伊父已死非命應免置議等語王
太昌用菜刀砍傷王有成髮際額顙門等處驗係
刃傷自應按律定擬王太昌不應如該撫所擬依餘
人律杖一百應改依刃傷人律杖八十徒二年餘應
如所題完結乾隆三十五年 月 日奉

旨王法孔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受賄頂克因銀未得翻供並非畏法自首仍照

例一律擬絞

刑部會看得王阿冷毆死王老祥羅阿業受賄頂克
 一案先據貴撫良 疏稱緣王阿冷與同佃王阿樹
 羅阿業等往山收穫王老祥謂其越界前往爭阻王
 阿樹卽與爭鬧王老祥持担向毆王阿樹亦担毆王
 老祥臂膊王阿冷上前解勸王老祥執担向打王阿
 冷奪担毆傷王老祥額顱偏左倒地越日殞命王阿
 冷慮及抵命往求羅阿業代認寫立字約許給銀一

百兩羅阿業應允相驗時代爲承認該州訊出羅阿業頂克代認情由將王阿冷擬絞羅阿業擬流具題經臣部查羅阿業聽從王阿冷賄囑頂克當已錄供通報在案後因王阿冷所許銀兩日久未給心懷不甘於署州覆審時據實供出是該犯因銀兩無獲忿激翻案並非悔過畏法實與自首不同該撫疏內既云係署州訊出頂克情由又云較之經官審出者有間前後矛盾未便率覆應令將羅阿業一犯再行審擬到日再議今據貴撫宮 將羅阿業依例擬絞監候具題應如所題羅阿業合依奸徒得受正克賄賂挺身頂克照本犯之罪一律全科例擬絞監候乾隆三十五年 月 日奉 旨羅阿業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賊趕拉擲石失跌溺斃問絞抵

刑部會看得陳元輔舉石嚇擲致陳國棟自行跌溺
身死一案先據調任湖北巡撫梁 咨稱乾隆三十
五年五月初九日晚陳國棟攜帶行李并鑼鼓等物
來至渡口向何華山搭船何華山詢其來歷據稱曰
河城內現有熟人何華山卽帶陳國棟往查並無認
識陳國棟之人欲投保報官陳國棟願出甘結何華
山應允次早陳國棟寫就結稿交於何華山收存陳
國棟隨卽挑負行李而去適有王自登詢悉前情起

意追捕邀同該地更夫陳宗華趕至河邊王自登上
前攔住去路陳宗華在後拉住陳國棟衣服陳國棟
掙脫丟棄行李跑入河中比陳元輔聞聲趨至陳宗
華令其往拉上岸陳元輔下河亦因水深不能前進
遂於河底拾起石塊嚇擲陳國棟往後一退失跌深
處溺水身死將陳元輔比照互相毆傷後下手理直
者減本罪二等律於絞罪上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王自登等擬以杖責等因咨部經臣部查此案陳國
棟之死雖由於跌而失跌之由究係拾石嚇擲所致

正與鬪殺律相符卽陳國棟果係匪人亦有罪人不
拒捕而擅殺之條况陳元輔等並無應捕之責而陳
國棟是匪是良已據查無確証該撫將陳元輔擬徒
殊多未協應令該撫再行確審按律妥擬具 題到
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陳 疏稱遵駁覆
審陳國棟是否竊賊並無確據陳元輔等亦無應捕
之責不便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問擬陳國棟之死
雖由於跌而失跌之由究係拾石嚇擲所致正與鬪
殺律相符將陳元輔擬絞王自登等擬以枷責等因

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元輔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王自登陳宗華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可也爲此恭疏具題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訓示施行謹題請

旨乾隆三十六年五月 日奉

旨陳元輔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鄰人幫捕竊賊悞傷事主駁改鬪殺絞候

刑部題會看得陳廷煥疑賊銃傷陳業身死一案先據福撫鐘疏稱緣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初四日半夜陳業之兄陳崧聽聞家內猪隻叫聲知係被竊起來查看失去猪隻隨同陳業喊追維時陳廷煥聞有喊聲因門外欄內亦蓄有猪羊恐致被竊遂起身取銃出門巡查適陳崧陳業追賊轉回陳業先行上坡陳廷煥於黑暗中望見人影疑係竊賊放銃驚嚇中傷陳業咽喉胸膛等處旋即殞命將陳廷煥比依

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具 題經臣部以
此案被殺之陳業實係事主未便指爲罪人行令再
行研訊按律妄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福
撫余 將陳廷煥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具 題前
來應如該撫所題陳廷煥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旨陳廷煥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見姦婦與本夫角口往勸毆斃本夫部駁不無
因姦殺害情事

刑部題會看得潘文科毆跌彭金貴身死一案據湖
撫梁 疏稱緣潘文科籍隸芷江遷居永順種地與
彭金貴熟識無嫌彭金貴之妻彭氏母家與潘文科
隣近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內彭文科適遇彭氏歸寧
乘間調戲成姦嗣後遇便姦好被氏母秦氏撞見禁
絕往來至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彭金貴携鋤同妻
彭氏赴岳家帮工次日歸家行至牛角山邊潘文科

在彼割草喚令喫烟彭金貴因彭氏敲斷烟袋斥責
頂撞彭金貴卽用鋤柄向毆彭氏跑避仍復趕打潘
文科上前解勸拉住彭金貴轉身向潘文科毆打潘
文科將刀背格傷彭金貴額顛跌下山坎磕傷腦後
旋卽殞命潘文科將屍身拖放山溝適彭氏走回見
而哭問情由欲歸告父母報官潘文科嚇禁聲張將
屍掩埋遂扯彭氏赴巖洞躲藏至夜帶氏潛回暫避
以便伊在家冀圖賄和卽於是夜前抵芷江嗣經屍
弟彭金武查獲兄屍報縣獲犯審認不諱將潘文科

依律擬絞監候彭氏擬以柳責具 題查審擬命案

必須究明致死根由不使稍畱疑竇方足以成信讞
此案潘文科先與彭金貴之妻彭氏通姦迨後途遇
彭金貴夫婦喚令吃烟彭金貴因彭氏敲斷烟袋向
毆潘文科上前解勸彭氏跑避彭金貴遷怒轉向潘
文科毆打潘文科隨用刀背抵格致傷彭金貴致命
額顛立斃其命潘文科卽拉彭氏藏躲巖洞至夜帶
同彭氏回家轉輾送至原籍細核全招潘文科與彭
氏屢次在山場行姦而毆死本夫彭金貴處所又卽

在潘文科山土地內若謂彭金貴夫婦僅以敲斷烟袋口角事本細微彭氏何致遠避卽潘文科上前解勸又何至突行狠毆查閱原驗額顱一傷重至損骨死在登時絕非抵格致傷者可比且彭氏懼責躲避諒不甚遠當彭金貴被毆身死時豈有不相見聞直待潘文科將屍拖放山溝始行轉回之理卽云地在曠野彭氏被潘文科嚇禁不敢聲張迨拉躲岩洞潛與回家轉輾送至原籍芷江事隔十餘日之久而潘文科住居復與彭氏毋家相近該氏果有不忍致死伊夫之心何難隨地鳴報伸冤乃竟甘心隱忍聽從拐逃若非屍弟尋屍按控直令沉寃莫釋如謂拐逃一節係潘文科欲圖賄和則何難送氏回家就近向屍親人等調處乃竟埋屍滅跡將氏拐匿他鄉該犯更欲向何人賄和况供招俱係一面之詞毫無証據其中不無因姦殺害本夫拐逃姦婦情事乃該撫將潘文科擬依鬪殺彭氏止科姦罪種種疑竇碍難牽覆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務得實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三十七年五月 日奉

原見集
卷二十六
旨依議

金刃殺傷致命原謀雖故免抵照例擬軍

刑部題會看得劉酉殺傷鄒金二身死一案據江西撫海疏稱緣劉酉係劉拔一家僕劉拔一族衆有公共土名虎形山塲向禁砍伐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鄒金二族人鄒豹至劉姓山內剗取草皮被劉拔一族人劉端劉洗七撞見將草藍踏破鄒豹隱忍初三日鄒豹在墟撞遇劉端挑煤路過鄒豹將煤担拉住索賠草藍劉端不允角口當經黃敖二勸散隨後劉端挑煤回家由鄒姓巷口經過鄒豹瞥見復

將劉端煤担奪去劉端歸告伊父劉享四不甘邀同
劉酉劉洗七等往討煤担囑令各帶器具毆打洩忿
劉酉等允從各帶刀棍至鄒姓屋前嚷罵鄒金二聽
聞卽取禾鎗走出回詈用鎗戳傷劉洗七項頸劉酉
見劉洗七被傷舉刀格護劃傷鄒金二頂心偏右鄒
金二舉鎗回戳劉酉以刀連格又劃傷鄒金二頂心
偏左並額顛鄒金二以鎗戳傷劉酉左手中指劉酉
負痛用刀戳傷鄒金二咽喉殞命訊認不諱查劉享
四因鄒豹奪去伊子煤担起意糾毆應照原謀律杖

流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將劉酉減等擬流劉享
二等擬杖具題查劉酉聽從劉享四同行刀戳鄒金
二身死今原謀劉享四病故准其抵命劉酉應減等
擬流但該犯持刀戳傷鄒金二頂心等處實屬兇器
傷人未便僅擬流罪應改依兇器傷人例發近邊充
軍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劉享二劉洗
七鄒豹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乾隆四十年三月初
二日奉

旨依議

折見集

卷三十一

人命

刑

毆及故殺八

用滾水淋傷多處致死部改故殺

刑部會看得易方玉用滾水淋傷吳張氏身死一案
 據湖北撫陳 疏稱緣易方玉與吳張氏繼子吳盛
 明素相孰識吳盛明邀易方玉等七人共起一會各
 出高粱一石已得會者還一石五斗後易方玉得會
 吳盛明共欠易方玉高粱三石一斗五升乾隆三十
 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吳盛明已還九斗餘未清還二
 十一日吳盛明牽驢過易方玉門首易方玉強將驢
 隻留住逼令清還二十二日吳盛明背送黃豆四斗

作抵高粱五斗下欠一石七斗五升易方玉仍將驢
隻扣住二十三日吳盛明之母吳張氏赴易方玉家
索討易方玉不理至晚將門關閉張氏情急卽于門
外石上槌頭致傷額顱右額角接連右太陽等處經
易方玉之媳葉氏扶張氏至牛欄內安歇二十四早
易方玉外出至中午回家張氏見而叫罵易方玉酒
後氣忿卽將張氏兩手用籐條反捆張氏用脚亂蹬
小衣蹬落纏於脚上易方玉卽行扯去將兩脚縛于
木馬上進屋提取滾水兩罐淋傷張氏肚腹偏右並

臍下偏左接連產門及左胯腿臂胸腠等處殞命屢
審不諱將易方玉比照故用蛇蟻毒蟲咬傷人因而
致死律擬斬監候具題查易方玉因吳盛明欠伊高
梁扣驢作抵伊母張氏往索輒敢捆其手足扯去下
衣縛于木馬之上用滾水淋傷臍肚等處多傷致死
係有心欲殺易方玉不應如該撫所題比照故用蛇
蟻毒蟲咬傷人因而致死律擬斬監候合改依故殺
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四十年六月十八
日奉

旨易方玉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欠工錢牽猪作抵部改鬪殺

刑部會看得鄭繼周毆傷王姓身死一案據臬督文
疏稱緣鄭繼周開飯店生理乾隆三十九年八月
初二日有陝西民人王姓投宿伊店欲行工作鄭繼
周雇令割草議定每日工銀四分並未立約議限王
姓先支用錢五十文割草堆放山坡二十一日王姓
向鄭繼周支錢鄭繼周許俟將草搬回再行給發二
十二日夜王姓將鄭繼周猪隻私行牽走二十三日
行至唐生有門首議僱售賣鄭繼周知覺携棍尾追

併以王姓偷猪向唐生有告知王姓爭鬧鄭繼周氣忿用木棍毆傷王姓脊脅併右後肋經唐生有勸住將王姓同猪隻俱交鄭繼周領回行至中途王姓坐地不走出言詈罵鄭繼周復用刀背打傷王姓左前肋右廉肋殞命報驗審認不諱將鄭繼周依擅殺罪人律擬絞具題查鄭繼周因欠短雇割草之玉姓錢文示償王姓牽其猪隻抵欠並非偷竊鄭繼周追毆傷斃實屬鬪殺未便照擅殺罪人科斷應將鄭繼周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四十年

八月初三日奉

旨鄭繼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原謀在家自縊亦准抵償兇手不准援減

刑部題會議得單文舉等共毆徐振受傷身死併董
文玉畏罪自縊身死一案先據直督周 疏稱緣單
文舉董文玉俱籍隸豐潤董文玉向充馬兵均與寶
坻縣民徐振素不識認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豐潤鎮廟會宋三與馬九馬十及任二杜集兒單文
舉與徐老五胡國榮等一同赴彼進香宋三旋卽回
家馬九等均在間遊適有同村居住之劉進良亦赴
廟燒香因人衆難行向任二等挨擠任二向其理論

劉進良混罵任二同馬十向其撲毆劉進良用手架格至傷馬十眉角任二用拳毆傷劉進良左後肋倒地併用脚踹傷其左太陽連腮腴處所馬九聞知遂邀同杜集兒單文舉赴彼尋毆劉進良馬九等尾追適徐振趨至詢悉前情卽行袒罵時董文玉在彼聽聞斥責其非徐振仍罵不休董文玉喝令毆打徐振先向杜集兒撲毆杜集兒用拳毆傷徐振右眼胞併揪住髮辮往下揪按徐振彎腰用手抓住杜集兒兩肋衣服用脚向踢杜集兒又用拳毆傷其左脇董文

玉由徐振身後用脚踢傷其腎囊倒地單文舉亦踢傷徐振右肋右脇徐振卽昏迷不動馬九疑其假裝亦用脚踹其右腿兩下而散詎徐振傷重殞命董文玉聞知畏懼卽於十九日投繯殞命審認不諱查杜集兒所毆徐振右眼胞色僅青赤亦不深重其董文玉所踢徐振腎囊雖係致命處所但係速死之傷如果深重自必死于當時何能延至一日有餘且並未損壞腎子而單文舉所踢右肋左脇傷亦致命多而且重是徐振死于單文舉踢傷無疑自應以單文舉

身見集 卷三十六
當其重罪但查喝令助毆傷重之董文玉既已畏罪自縊則後下手之單文舉自應免其再擬抵償將單文舉依共毆下手擬絞人犯遇有原謀助毆之人監斃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例援

赦減徒等因具題臣部以首先喝令復又助毆傷重之董文玉因聞徐振被毆身死畏懼自縊殞命並非監斃在獄亦非解審中途病故輒將下手傷重人犯單文舉減等擬流與例不符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周疏稱查此案董文玉因見徐振詈罵河東村衆心生

不平喝令單文舉等併自行共毆將徐振毆傷後聞徐振因傷斃命旋即畏罪自縊身死雖非監斃在獄亦非解審中途病故但究係於事未發之先因徐振身死恐到官受罪所致是主使首禍之人業已自縊一命已有一抵將下手之人從輕末減似于法亦無枉縱仍將單文舉依例擬流不准援減具題應如所題單文舉合依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及助毆傷重之人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例應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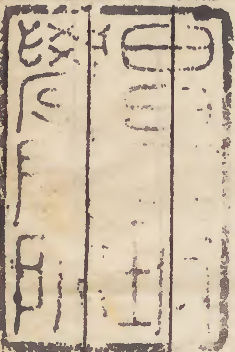
一百流三千里查該犯事犯到官雖在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清理刑獄

恩旨以前但情節較重不准援減該督前疏內稱馬九杜集兒均照餘人律杖一百任二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劉進良應照手足毆人成傷律笞三十查該犯等事犯到官均在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欽奉
清刑

恩旨以前馬九杜集兒任二劉進良等所得杖笞等罪均請援免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完結乾隆四十年閏十

月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



文化丁卯

刑部集

卷三十六 人命

皇朝職及故職

